

王韬为什么没有选择西式活字印刷技术？

■毛志辉

1885 年,王韬在上海创办了木刻活字印书局,名曰“彙园书局”。让人感到疑惑的是,作为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,王韬何以又走上传统木刻活字的道路?他有着丰富的阅历,曾长期与传教士共事,深受西式印刷技术的熏陶;他曾主持中华印务总局和《循环日报》,也非常清楚传统木刻活字和铸造活字两者的优劣;而且,当时石印和铸造活字印刷都已经上海发展起来,作为全国的印刷中心,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。那么,王韬为何要制造木刻活字,而不是向中华印务总局或就近向美华书馆购买活字?这其中,或许有着多方面的原因。

与当时“印书谋利者纷然”的现象不同的是,王韬创办书局并非为了谋利,而主要是为了方便刊印自己和文人故友的著作;而刊印这些著作的目的,则是为了表彰自我之成就,以便留名后世。王韬晚年对生命的体悟殊为惨痛深刻,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言明了创办彙园书局的用心所在:“弟于一切诗词古文,信笔立书,不假焦思苦虑。兹之刻书,非必欲传世,亦使世间知有我之一人,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。”(《王韬致谢绶之函》)

彙园书局成立后不久,即“排印书籍五种”,包括王韬本人的著作如《重订普法战纪》《西学辑存六种》《春秋朔闰日至考》等。此后,还刊印了老友许起的《珊瑚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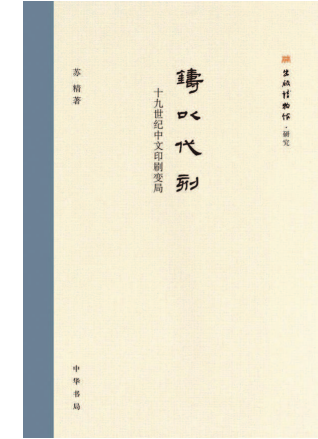
雕谈初笔》,校刊了蒋敦复的《嘯古堂诗集》等。另外,书局还陆续刊印过一些科技文化方面的书籍。

彙园书局所刊刻的书籍,除了一部分用于售卖外,大部分都用于赠送或者换书。由于书局的运营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,因此,很快就难以继,王韬只能到处向人求助经费。

也是由于经费不足,王韬曾于 1890 年刊布一篇《彙园醵资刻书启》,呼吁热心人士认购彙园书局的股单,协助他完成刻印著作的筹划。启中历述他已完成的著作有 36 种,当时已出版者只有 12 种。后来未见王韬《皇清经解校勘记》和《国朝经籍志》等书如计出版,必是因为经费的筹措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之故。

王韬生活的年代,正经历着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变”,西式活字东渐,与传统木刻、照相石印一起相互竞逐图书市场。尽管照相石印倏然兴起也随即衰落,西式活字则不断扩大市场范围,最终得以超越并取代木刻,成为 20 世纪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。但在西式印刷和传统木刻竞争的过程中,势必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,而王韬的彙园书局,或许恰恰是这一竞争过程的一个缩影。

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首要原因,应该是铸造活字的成本较为高昂。铸造活字传入我国时,大多是传教士所采用,为日既久,中国人才继起仿制。王韬曾在墨海书馆工作,1862 年又赴英华书院参



《铸以代刻：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》
苏精著
中华书局出版

观,对西式活字的了解必定相当深刻。从中国台湾学者苏精对西式活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,作为中国第一家铸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华书院,面临的诸多困难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铸字。铸造几万个汉字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,传教士台约儿铸字时认为一副活字应该包含 3232 个汉字,然而,在 10 年中,台约儿只铸了 1540 字,还不到半数。由此可见铸字的不易(《铸以代刻: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》)。相比之下,木活字则原料易得,易于雕刻,成本低廉,王韬自然会首选木活字印书。

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第二个原因,是铸造活字往往大小不全,同一个字又不多。与英文的以字母组词不同,中国的汉字,在同一

本书中常会出现很多次同一个字,以至于很难用有限的铸造活字来印一本完整的书。因此,即使采用了铸造活字印书,也常常不得不在紧急情况下以木刻活字匆促添刻其中所缺的某些字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,当时正式书籍的印刷不少仍依赖于木刻。

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三,是西式活字的字形未必能满足王韬的要求。中国木刻图书一向注重字形的美观,但是传教士所铸造的西式活字往往在字形的美观上有所欠缺,未必能让王韬这样的传统士人满意。马礼逊、米怜等先来的传教士都感受到汉字字形的重要性,后来因顾虑篇幅太大及成本太高,才不再追求美观。至英华书院时期,尽管其印刷优良已经是公认的事,但在字形上与中国传统木刻终究还有所区别。

王韬选择木刻活字原因之四,是木刻在当时仍有其相当的便利性。尽管王韬目睹过众多以西式活字印刷的书籍,如《遐迩贯珍》和墨海书馆印的《六合丛谈》两种,都是以英华书院的活字印刷。但是,即使是伦敦会的传教士,若是遇到没有印刷机、活字和油墨在手的情况,便也只能使用木刻。例如 1862 年麦嘉湖在上海创刊的《中外杂志》月刊,以及 1865 年湛约翰等人在广州创刊的《中外新闻七日录》周刊等,都是木刻印刷。

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五,是因为王韬心中仍对中国传

统的印刷技术“心有戚戚”,“而木刻一线之延,亦由于此”(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》二编)。虽然他秉持着“西学为用”的观念,但其前提却是“中学为本”,他的骨子里仍存着抹之不去的保守观念。

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六,或许是对自己“卖身事夷”“托迹侏离”一直耿耿于怀,至晚年依旧希望“再持玉节腾花骢”(《王韬诗集》)。从王韬的书信和日记中,已经有显著的证据证明,他是后悔自己为洋人工作的,指称那是“失节”的行为,是“非分之求”(《王韬日记》)。在西式印刷即将蔚然成风之际,王韬或许还想通过复兴传统木刻来“挽狂澜于既倒”。

1860 年以后,已经不断有中国人认同和接受西式印刷方法。从技术上衡量,这一时期传教士已经能够以价廉工省的先进电镀技术大量复制活字,使得西式活字具备了同传统木刻竞争的生产条件;更重要的是,西式活字引起了一些官员和士绅的注意,如郭嵩焘及其儿子、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仁玕、上海道台丁日昌等。

但西式活字但东之旅断不可能一帆风顺,要长期习惯于木刻的中国人改用西方印刷技术而没有波折跌宕,恐怕是一种过分的期待。王韬这样的先进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东渐的大背景下顺时而动,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。正因如此,西式印刷直到 19 世纪结束前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,并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。

凝固书香,传薪斯人

——“开卷书坊”第七辑编辑随感

■鲍广丽

最是书香能致远。读书人情怀为大,开卷闻书香,原是书林士子永远的雅事。今有“开卷楼”主人董宁文(子聪)经营了一所中国文人的后书房,来此后书房的读书人,有学者、教授、文人、作家、画家、诗人……在浸润自己的专业之余,来“开卷”歇歇脚、聊聊天,展示书话书论之美,摆弄读书随笔的情致,抒写小品文的典雅,在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方面怡养性情,悠然寄意。

董宁文创办《开卷》,迄今已有 18 个年头。二九年华,他始终以平和散淡的行事方式,守望一脉书香,引领读者进入“开卷”经营的这方书香园地,让世人一窥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精神堂奥。《开卷》自从初创之日起,就定下书香、雅致的基调,这也体现了董宁文前瞻的目光,既与学院派的高头讲章相互区别,也与街头巷坊的流行时文相悖而行。《开卷》的篇幅不长,这就要求文章一要言之有物,二要含英咀华,三要趣识得当。思想底气、学养底蕴、人格魅力,相互映衬,渐次增长。《开卷》的文章,不必字字珠玑,却要有思想的灵犀一现;既有书话之清雅,又有学术之思想。这也与文汇出版社原本固有的雅致文气有脉络牵连之处。2018 年上海书展,文汇出版社再接再厉,推出

“开卷书坊”第七辑,凝固住书香生活的这抹诗意。

第七辑六位作者中,既有上一辑的作者张瑞田,又有近年来活跃在文学界、出版界的青年实力派中坚朱航满、眉睫,还有《开卷》的老朋友唐吟方、顾村言,以及董宁文本本人。

董宁文为延续此前的品牌效应,将《开卷闲话》易为《闲话开卷》。文中讲述甲申年的书人书事,经年累月,记录翔实,颇值一读。在此,引用一位资深读者的话:“子聪的《闲话开卷》是本丛书压卷之作,文字简洁流畅而无冗语,中国文事书讯每件都有新鲜感,呈现出丰富多彩,是本辑中读得最有兴味和书卷味的一本。翁思再等人的序篇篇是美文,总结民间读书活动拳拳真切。现在读书界都形成有共识:即《开卷》是一本接地气的刊物,它一视同仁、杜绝了贵族老爷式对待来稿的不负责任,难能可贵……”从中,亦可窥见《开卷》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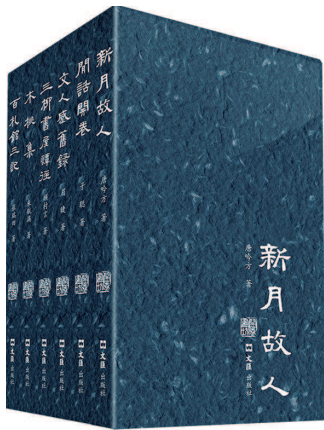
唐吟方先生博学多识,擅文书画印,艺兼众美,曾著有《雀巢语屑》,写尽艺林百态,嘉惠于学人,被誉为艺林的《世说新语》。这次他的《新月故人》依然是怀恋艺林中的那抹月色,写名士风流、文人雅事,

谈书店、用墨、书画、纸笺、山石、印,写文人的品质、格调、境界、思想、激情和诗意,写他博雅的艺术感受。在他笔下,重现了齐白石、钱君匋、林散之、吴小如等一众文化人的风采,展示着他们的游艺历程,寄托真挚的人文情怀。

张瑞田是位书法家,他的隶书有着朴实的法度和端庄的风仪。他钟情于傅雷,一写再写“读傅记”,书中围绕傅雷以及他的朋友圈的文人手迹而展开,叙述灵动,让人从中读出不一般的情味。难得的是,张瑞田还是一位策展人,他今年在上海图书馆筹备了一场“字响调圆: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”,见字见人,见字见心,极具文化与学术价值。

顾村言君游走四方,丰盈阅历,散文创作秉承汪曾祺的文脉传统,而今于艺术界提倡艺脉文心。他的《三柳书屋谭往》,既有朴素生动的寻访记,又有丰厚扎实的访谈录,文字间流露出朴质的韵味。他深念黄裳、启功,追忆朱新建,白描贺友直,对话白谦慎、班宗华,评论高居翰,谈傅雷、林风眠、关良……在更为广阔与深厚的文化背景下,给读者提供了一扇窗口,静观传统文人如何展开心灵。

朱航满友多年来以个人独特视角,谈



「开卷书坊」第七辑
文汇出版社出版

读书心得,说文人往事,彰显文章之美。《木桃集》的书名,取自《诗经》中的“投之木桃,报以琼瑶”,作者把自己读过的书比喻为“投之木桃”,乃是心怀感恩之心。他谈张中行、汪曾祺、黄裳、孙郁、李长声、林谷等人的文章,均有不俗的见识,亦可见其在此领域用功之深。

眉睫才子,孤鸿怀往,写就这部《文人感旧录》。他探析朱湘、沈从文、废名、叶公超、许君远、汤用彤、喻血轮、梅光迪、胡适、丰子恺等人不为人知的世界。作者矢志研究废名,对于恢复与重现纯文学传统有一定的意义。

“开卷书坊”每年推出六本书,于当今纷纷扰扰的图书市场中,可以说是书事微痕。但“开卷”诸君,皆是书生本色,传承传统读书人的精神,志道、乐学、博文、明理,各擅胜场,在浮躁的当下,也算是一道动人的风景。